

王冠鉆戒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王冠钻戒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六年三月

责任编辑：山川

封面设计：陈以禄

王冠钻戒

阿西等著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)

韩城象山胶印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1/32 7印张 字数 135千字

1986年3月第一版

1986年3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1-100,000

统一书号：10093.725 定价：1.12元

目 录

滴血的别墅	颜文博 (2)
电 鳗	张保国 (51)
红 宝 石	宋润生 (82)
王冠钻戒	阿 西 (109)

滴 血 的 别 墅

颜文博

简 介

南国海滨小城，一座红瓦灰墙的别墅，原是国民党伪警察的私宅。别墅的地下室隐藏着大量的金条珠宝，时至今日无人知晓。

地下室有道铁门，极为怪异，共有十二个钥匙孔，必用十二生肖钥匙打开，否则就会爆炸，屋毁财失。伪局长解放前夕，逃往澳门。如今，他贼心不死，利用我对外开放之机，派人回来开取，结果被我公安人员全部捕获。故事曲折生动，人物栩栩如生。它真实地记录了我公安人员机智果敢，保卫四化建设的英勇事迹，并严肃地告诉人们，在开放的同时绝不可以吊以轻心。

一、 一串神秘的钥匙

澳门柏尔顿大街的一座十八层豪华公寓，宛如一个巨大的天柱，直插云霄。夕阳的余晖，映在楼面的钢化玻璃上，一片血红。

第十层楼的101经理室，空气机发出微微的嗡嗡声，室内宁静而凉爽。一位西装革履的老者，在墨绿色的地毯上来回踱步，干瘪的手指玩弄着一串钥匙。

这串钥匙很别致，共有十二把，造型奇特。每一把钥匙的顶端，铸着动物造型，栩栩如生。那些造型分别为鼠、牛、虎、兔、龙、蛇、马、羊、猴、鸡、狗、猪，正是中国传统的十二生肖。钥匙上残存斑斑锈渍，看来年头已久。但那条不锈钢的匙链，闪闪发光，与钥匙的古色显得极不配套。

老者十分瘦削，金丝眼镜的框架里，眨动着耷拉下来的眼皮，手里的钥匙，往返的滑动，就象遇事的教徒数念珠一样。

门响了三下，他愣了愣神，下意识地吧钥匙放到背后，然后发出沙哑的嗓音，让敲门人进来。此时，他很不满意有人打断他的思绪。

进来的是一位徐娘半老的女秘书，女秘书描眉画目，扭捏作态，但看得出她将是秋天的落叶，很快的就要失去残存的几分姿色。

“刘经理，大陆来的信，象是小姐的笔迹，您想她了吧？”

女秘书把一封信放在茶几上，嘴角掀起一丝勉强的微笑。

刘经理扫了女秘书一眼，对于她不合时宜的醋意，冷冷

地说：“你要知道刘某的规矩，谁要干涉我半点私事，就得拿命来抵偿！”

女秘书快快退去，刘经理这才坐在皮沙发上，从茶几上捡起那封信。他先看了看信封上的邮戳，又仔细地琢磨了信封上的字迹。他会意地点了点头，把信打开。一张质地讲究的印花信纸上，书写了几行字。

干爹：

您好，公司托我回乡筹建旅游大楼之事，我尽力去作，但进展缓慢，条件还不够成熟。回到旧居，还是老样子。一座破楼，还是住着七、八家老邻居，我住的那间楼角小屋，已改成了街道的送奶站。靠中间楼门那间小客厅，住着姓吴的。

多年不回去了，熟人挺多，花些钱是应该的。再说，办什么事也得花钱，尤其关乎我的身份。请寄钱来。

女儿石花 敬上 八三年夏

信虽短，刘经理又看了几遍，琢磨字里行间的意思想，然后把头靠在沙发上，闭上眼睛，显出一副疲倦不堪的样子。半天，嘴里咕噜了一句：“要钱没够，填不完的坑！”

老头子嘴里虽然怨气，但在石花身上花钱似流水，从来未吝惜过。对于干女儿石花来说，流出去的是小溪，接回来的却是大河。想到这一点，他嘴里那颗镶金的门牙露了出来。

钥匙又开始滑动，发出铃铃的声响。老头子的脑壳里划了个巨大的等号，等号这边是干女儿石花，等号那边是这一串神秘的钥匙。他唉叹了一声：“这是最后的一次冒险了……。”

二、 海边散步发生的意外

夜色，象舞台上一道墨绿色的薄幕，朦胧地垂挂在海乡市。

低沉而富于节奏的海潮声，宛如无限反复的奇妙夜曲，夹杂着一股潮湿的海藻味，陶冶着消夏的人们。随着旅游业的开展，这座南方的小城市，显示出特有的魅力。夏威夷吉他、手风琴，伴着几个小青年模仿港式的噪音，从海滩的长堤上、沙滩上隐隐传来。

石花穿着一件蝙蝠式的时髦衫裙，手里拿着香罗折扇，轻盈地漫步在长堤上。海风吹散她的披肩发，挑逗似地撩拨着她的纱裙下摆。青春的风韵，在这位年青女郎身上，大方的显露出来。

谁会想到，这位雍容华贵的女郎，竟是几年前叫卖贝壳工艺品的小贩。那时的她，皮肤晒得黑黑的，一双机灵的大眼睛，滴溜乱转，扫视着长堤上游人的面孔，向他们兜售不值钱的贝壳纪念品。世上的事情真是很难说，不同的境遇，就象海面上吹起的大风，把人生的浪头吹得大起大落。

石花有点恍惚，不敢想自己是怎么回事。她并不是在单独散步，还有一个人陪她散步，不过总是跟在她身后，保持一定的距离。

“跟我散步怕羞？跟在我身后象个保镖似的。”石花停下脚步，跟身后的男人说，“好象我现在是阶级敌人，要划清界线是怎么着。”

“说到这里去了。”这男人苦笑了一下。

跟着石花走的这个男人，恰是石花给老头子在信中提到的邻居姓吴的。

“离我八丈远，嫌我丑？”石花挑逗性的言词里带着一股温情，“吴健哥，海外虽有个富有的干爹，可我一直靠我自己的努力。唉，现在还没结婚，我一直想着你。可你，不象五年前，似乎是不认识我了。”石花瞟了吴健一眼。

“祝你以后幸福。”吴健不知说什么好，望着远处海面上点点的渔家灯火，想起了石花的遭遇。那是在“文革”的年代，石花还小，头上扎着两把小刷子。有一天，石花的父亲喝得醉醺醺的，把石花的母亲毒打了一顿，硬逼着石花的母亲离婚，说她是解放前伪警察局长的姘头，有特务嫌疑。这消息让红卫兵知道了，把石花的母亲拉出去批斗了一顿。晚上，石花的母亲躺在床上，让石花把吴健叫到家里来，哭着对吴健说：“你是全楼里心肠最好的孩子，以后多多照顾石花，她就象你的妹妹，别让其他孩子欺侮她。”石花的妈看到吴健不说话，心里明白是因为挨了斗，会给吴健身上抹黑。她告诉吴健，她没有作丢人的事。她十二岁进到这座楼里给那个警察局长当佣人，十三岁被局长奸污，这事让局长太太知道后，把她的奶头割掉一只……。石花听后，扑在母亲怀里失声大哭。吴健也跟着落泪。当天夜里，石花母亲滴滴畏死去。几个月后，石花的父亲在一次武斗中丧生。只剩下石花孤伶伶的一个人。

吴健为石花想出一条生路。凭他在工艺美术方面的专长，用海边的贝壳，作了许多精巧的工艺品，让石花拿到长堤上去卖。但在吴健结婚那天，石花把一些工艺品摔碎，可她又装着笑脸，为吴健办喜事……。

“过去你对我的恩德我还没报答呢。”石花伸过手去拉了一把吴健，她手腕上套着的几只镯子，碰击得叮铃响。“现在我混好了，哪能不管你！”

吴健那副敦厚的脸膛上，闪过一丝难言的表情，说：“什么都不需要，别麻烦你。”

石花咬着海风吹到嘴里的一绺头发，娇嗔地说，“我知道嫂子爱吃醋，你又是怕老婆的人，多少年来你还是那么窝窝囊囊。现在嫂子到外地出差去了，你怕什么，我们谈谈心都不成！？”

吴健厚实的肩膀上感到一只柔软的手在抚摸他，他的心猛跳了两下。但他自己又觉得好笑，石花在海外学了不少洋感情，也别误解了人家。

“走吧，让我送你到宾馆门口。”吴健把石花手拿下来。

“瞧你，就聊这么一会儿！”

他们缓缓地向长堤尽头走去。当他们快走到长堤尽头时，突然一块鹅卵石从长堤底下飞击而来，正好打在石花的额角上。石花叫了一声，双手捂住脑袋，蹲在地上。

吴健马上反应过来，这是小流氓扔的黑石头。“妈的，缺德！”吴健骂了一句，摸起石花身旁的石头，扫了一眼长堤下的礁丛。堤下尽是裸露的礁石，象一群怪兽俯卧在那里，再加上几盏堤灯坏了，堤下黑黝黝的，连个人影也没发现。

石花拉了一把吴健的衣袖，“算啦，哪儿去抓去？早跑没影啦！快扶我回你家，休息一会儿就会好的。”血从石花的指缝里湮出。

“不行！伤挺重，家里没药，快到医院去！”吴健用自己的手绢给她捂上额角。

“上医院多麻烦呀。”石花摇摇头。

这时，有两个带红袖标的联防人员经过这里，他们一见受害者是外宾打扮，急忙叫了一辆出租车，把石花拉到医院去。

三、 击石之谜

石花的头部只是破了点肉皮。医生给她包扎了一下，又给她打了破伤风针，劝她休息两天。石花回到宾馆，连衣服都没脱，躺在席梦思床上，迷迷糊糊的睡过去。

石花按照老头子的旨意，名义上是搞生意，实际上是一件她自己也不完全明白的事情：想办法住进吴健的房里，甚至可拉吴健作情夫！

但是，回到海乡市后，事与愿违。本来是件容易办的事情，却偏偏不顺利，钱和姿色并不是万能的。她带些大大小小的礼品馈赠四邻，博得热情与青睐。唯独吴健家对此事显得冷淡。

吴健的爱人王丽英凭着女性的直感，发现石花对自己的丈夫过于热情。石花那双大眼睛，在他们结婚时，流出的泪花是出自少女的纯真与可笑。而现在，流露出来的却是不易觉察的虚伪与放荡。王丽英是搞海洋研究工作的，英语挺棒。有一次王丽英特意与石花用英语对话，没想到石花支支吾吾，只会口头上几句皮毛货。王丽英很惊讶，石花不是到美国学习过吗？王丽英心里的天秤，不得不衡量这位衣锦还乡的摩登女郎。王丽英临出差时，特意对丈夫吴健说：“咱们不攀这位高等华人，不要她那个二十寸彩电，家里九寸黑白照样

看。”

王丽英出差后，吴健便住进集体宿舍。石花给吴健打了好几次电话，才约上他到海边来散步。没想到自己挨上了黑石头。

半夜里，刮起了海风。石花房间的一扇窗子被吹开，石花睁开眼睛，发觉自己是合衣而睡。墙上的时钟已经是后半夜两点了。石花起身关掉窗子，睡意全消，只是额头还隐隐作疼。她点上一支烟，换上拖鞋，打开台灯，慢慢地走到门边，准备关上室内吊灯的开关。她发现门缝底下有一张纸条，顺手拣起来。纸条上歪歪扭扭写着：“石花大姐，请星期日到我家坐客。”署名是丁大毛。

“妈的，这个笨蛋，还有脸找我！”石花骂了一句。

石花在长堤上卖贝壳的时候，就认识丁大毛。丁大毛生着一头卷发，经常是海里游完了泳，专门穿着三角裤衩在长堤上溜达。不时地在石花贝壳摊子上打转转，石花从未正眼看他一下。这次石花回乡，在宾馆门口碰上他。他正搭讪着与几个外国人换外汇。石花过去拍了他一把，丁大毛吓了一跳，马上认出是石花。

“要换外汇，跟我来。”石花低声说：“你就不怕政府人员抓你。”

“嘿，怕什么！”

“还是那个胆子！”

丁大毛简直是喜从天降，跟着石花进了宾馆的房间。石花慷慨地奉送几张大面额的外汇券，说是难得熟人见面。丁大毛点头哈腰说：“石大姐，现在您一步登天，还想着穷弟兄。在这个小地方您有什么事，尽管吩咐，小弟在所不辞！”

其实，丁大毛比石花大几岁，他在石花面前感激涕零的样子，石花虽然感到好笑，但觉得他是个有用的人……。

石花已经抽完第二支烟，还没有决定是否到丁大毛家去作客。这个小喽罗，到底有多大用处？最后，她眼睛一亮，自己笑了起来，决定到丁大毛家去一趟。

环山路尽头，一处独门独院。院内两间青砖红瓦的小平房，对映着两株芭蕉树，是个雅致的好住处。

丁大毛斜靠在简易沙发上，二郎腿随着录音机播放的流行歌曲，有节奏的动弹着。隔着茶几的另一张沙发上，半躺着丁大毛的未婚妻丽娜，她懒洋洋的嚼着口香糖。

“大毛，”丽娜吐掉口里的糖渣，拧小录音机的音量，“是不是等我大了肚子，你才结婚！”

“有了钱，什么都好办，也省得我去当泥瓦匠，”丁大毛捏灭烟头，若有所思的说：“瞧人家石花，当年的蛤蜊皮小贩子，现在是海外大公司的全权代表。”

“你就羡慕那个女人，拍她的马屁！”丽娜吐了口唾沫，还带着相当的醋意。

“我拍她的马屁？是她找上我的。”丁大毛自夸的说，“长堤那一带谁不知我丁大毛，石花当小贩时还得孝敬我包烟抽呢。”

“你别罗唆啦！”丽娜站起身，打断他的吹嘘，“石花为什么叫你扔黑石头？”

“我不告诉了你么，人家给钱我就干。”丁大毛有些不耐烦。

院门外“叭叭”的门环声。丁大毛一愣神，心里有点慌

张。他虽然是个大块头，可那颗爱财如命的心却窄得象核桃他心虚的去开院门。

丁大毛拉开门帘，进来一个普通女人。这女人头戴麦秸草帽，身穿白的确良小褂和过膝的裙子。丁大毛半天才认出这个朴素的女人是石花。

“屋里有什么人？”石花半笑不笑的问，很象电影里神秘的女侦探。

“爸妈回乡下去了，屋里只有我对象，等着见你这位贵人。”

“扔石头的事，她知道？”

丁大毛支吾了一句：“自己人嘛，知道一点。”

“河口嘴，什么都留不住，还能干大事？”石花板着脸孔说。

石花踏着砖铺小径，洒脱的向屋子走去。丽娜经大毛的介绍，忙起身让座说：“石花大姐是位海外富人，今天怎么这个打扮，象个乡下妇女。”

“要是摩登女郎登这个农家小院，还不给你们家招风？”

丁大毛插嘴说：“人家在外头混了这么多年，比咱们国内的人就是有脑子。”

“哼，有脑子？”石花把草帽摘下，额角上仍然贴着一块纱布，她冷冷地说，“丁大毛，你的眼睛长到哪儿去啦，叫你打吴健，你偏打我，差点儿让我送了命。我真是死了，你的命也没了！”

“嗨，扔石头的功夫你是知道的，长堤上打海鸟，一打一个准，人称‘神石子’。没想到打着了你，实在对不起，实在……。”丁大毛头上流出汗珠，一个劲的赔不是

石花的脸上反而堆起了笑容：“算啦，在我手下办事的人，我都可以原谅，在海外公司里的手下人，都知道我的脾气。”说着从内衣的口袋里掏出一叠钱，“我这个人就是不在乎钱，留着给情人买口红吧。”

“多谢。”丁大毛受宠若惊，斜眼瞅了下丽娜。

丽娜在一旁掩盖不住心里的激动，说：“石姐，多不好意思，让你花钱。大毛又没为你作什么事，还伤了你。”

“没什么，不过以后做事要保密！”

丽娜觉得石花已经是熟人了，问石花：“石姐，为什么让大毛扔石头打吴健，你和吴健有仇？大毛也对我说不明白。”

石花看出她是个多嘴的女人，正想对她解释，免得招惹出不必要的枝节。她沉思了半刻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我和吴健有仇？才不是，爱他爱过了头。丁大毛知道，过去我在长堤上卖贝壳，全是吴健帮了我。那时，我发誓不嫁给吴健不是人。可是他结婚了……”石花掏出手绢抹眼睛，装出一副伤心的样子，“在国外几年，我一直想着他，瞧我多痴情，除了他，我谁也不爱。可是回来后，吴健对我很冷淡。我想了一个办法，让大毛在暗处轻轻打伤吴健，我好借此机会去亲近他。”

“哎唷，”丽娜惊奇地瞪大眼睛，“人家吴健是有妇之夫呵！在我国内是犯法的，是第三者插足呀！”

石花嘿嘿一笑，“他爱人王丽英，我恨透她啦，她拆散我们的姻缘。他们离婚才好哪！在国外，这是很正常的现象，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！”

丁大毛在一旁会意地点点头，冲丽娜讲：“这就叫爱情至上，明白石姐的意思啦？”

丽娜点点头，又看看丁大毛。石花咯咯地笑起来，说：“丽娜小姐，请放心，我不会勾搭你的大毛的。我只爱吴健，谁也不喜欢，总不会去坐牢吧？”

丁大毛霍的站起来：“石姐，这点小事包在兄弟身上，一定把吴健拉过来，为石姐解心焦！”

“轻声点。总也不光彩嘛！”石花白了他一眼，“私生活的事可不能外传，尤其我现在的地位！”

四、 干爹的来历

当这个城市刚刚对外开放的时候，海外华光旅游团，首次来到海乡市。旅游团将要结束访问的几天里，一位六十来岁的旅游者要求暂时留下来。接待旅游团的有关单位，非常照顾这位老华侨，为他找了本市闻名的针灸大夫，给他治疗关节炎。

这位老华侨叫刘长福，是海外一家公司的经理，能说一口当地话。

刘长福穿身中山装，背有些驼，鼻上架着老式的金丝眼镜，完全是一副国内老知识分子的样子，毫不引人注目。

他每天从医院就诊出来，总要到海边的长堤上溜溜。他很得意，谁也没有注意他。那位卖贝壳的姑娘引起了极大的兴趣，他那镜片后面深测的目光，追寻姑娘多次，发现姑娘总是从长堤东头的一座破楼里出来，有时还有一个青年男子替她摆摊。

他在姑娘的摊子前蹲下来，摊主并没有注意他，手里正捧着一本广播英语。嘴唇不停地颤动，念着简单的英语单词。

“小同志，这个值多少钱？”刘长福拿起一个贝壳烟灰缸。

“两元。”

“这么好的手艺，只值两元？”

“贵了卖不出去。”

“小小的年纪，很会作生意。”刘长福夸了一句，然后搭讪着问，“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姑娘仍然没有放下手里的书，凭她的兜卖经验，她知道这老头儿是随便解闷的，所以没有理他，重又埋头看书。刘长福微微一笑，顺手拿了 two 只烟灰缸，扔下五块钱，站起身就走。

“喂，老伯，别忙着走，找你钱哪！”

刘长福被姑娘喊住，姑娘递给他一块钱。

“噢，怪我老糊涂。”刘长福点头称谢，又折回摊子。

“凭这点，我得多买你些东西，拿回去好送朋友。”

刘长福挑选了两件小玩意，姑娘显然对他热情多了，找了个纸袋把东西包好。刘长福借此和姑娘搭上话茬，“我看你这位姑娘挺有出息。”

“有什么出息，还不是摆小摊的。”

“不，我会看人，你的心地很善良。你住在哪里，家里都有什么亲人？”

“家里什么人都没有，就我一个。我叫石花，住在观海路。”

“噢，噢，一个人生活可不容易。”刘长福显出非常同情的样子，继而又转了话题，“观海路那一带可是个好地方，有许多的小别墅呢。”